

陰符經疏
陰符經略
陰符經解

陰符經考異
陰符經解



陰
符
經
解

撰人不詳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陰符經疏（及其他四種）

中華書局 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九一年北京第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二

統一書號：ISBN7—101—00894—1/K·367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寶顏堂祕笈及漢魏叢書皆收有此書寶顏題作陰符經解與焦竑陰符經解名同實異漢魏題作陰符經寶顏在前故據以排印書名亦從之並附漢魏本所載王謨跋於後又墨海金壺及珠叢別錄所收李筌陰符經疏卷首皆冠以四庫提要一則其實爲此書提要故亦附錄於後

陰符經解提要

陰符經解一卷。舊本題黃帝撰。太公、范蠡、鬼谷子、張良、諸葛亮、李筌、六家註。崇文總目云：陰符經敍一卷。不詳何代人敍集。太公以後爲陰符經註者。凡六家。并以惠光嗣等傳附之。蓋卽此書而佚其傳也。晁公武讀書志引黃庭堅跋。稱陰符經雜兵家語。又妄託子房、孔明諸賢訓註。則是書之註。以此本爲最古矣。案隋書經籍志有太公陰符鈐錄一卷。又周書陰符九卷。皆不云黃帝集。仙傳始稱唐李筌於嵩山虎口巖石室得此書。題曰大魏真君二年七月七日。道士寇謙之。藏之名山。用傳同好。已糜爛。筌抄讀數千遍。竟不曉其義。後於驪山逢老母。乃傳授微旨。爲之作註。其說怪誕。不足信。胡應麟筆叢乃謂蘇秦所讀卽此書。故書非僞。而託於黃帝。則李筌之僞。考戰國策載蘇秦發篋得太公陰符。具有明文。又歷代史志皆以周書陰符著錄兵家。而黃帝陰符入道家。亦足爲判然兩書之證。應麟假借牽合。殊爲未確。至所云唐永徽初褚遂良嘗寫一百本者。考文徵明停雲館帖所刻遂良小字陰符經卷末。實有此文。然遂良此帖。自米芾書史寶章待訪錄。宜和書譜。卽不著錄。諸家鑒藏。亦從不及其名。明之中葉。忽出於徵明家。石刻之真僞。尙不可定。又烏可據以定書之真僞乎。特以書雖晚出。而深有理致。故文士多爲註釋。今亦錄而存之耳。註中別有稱尹者曰。不知何人。卷首有序一篇。不著名氏。亦不著年月。中有泄天機者。沉三劫語。蓋巖野道流之鄙談。無足深詰。惟晁公武讀書志中所引筌註。今不見於此本。或傳寫有所竄亂。又非筌

陰符經解 提要

之原本歟。

陰符經解

黃帝陰符經註序

明 陳繼儒
高承埏 校

所謂命者。性也。性能命通。故聖人尊之以天命。愚其人而智其聖。故曰。天機張而不死。地機弛而不生。觀乎陰符造化在乎手。生死在乎人。故聖人藏之于心。所以陶甄天地。聚散天下。而不見其跡者。天機也。故黃帝得之以登天下。湯武得之以王天下。五霸得之以統諸侯。夫臣易而主難。不可以輕用。太公九十非不遇。蓋審其主焉。若使哲士執而用之。立石爲主。刻木爲君。亦可以享天下。夫臣盡其心而主反怖忌之。不亦難乎。嗚呼。無賢君則義士自死而不仕。莫若散志巖石。以養其命。待生于秦階。世人以夫子爲不遇。以秦儀爲得時。不然。志在立宇宙。安能馳心下走哉。丈夫所恥。嗚呼。後世英哲。審而用之。范蠡重而長。文種輕而亡。豈不爲洩天機。天機洩者。沉三劫宜然。故聖人藏諸名山。傳之同好。隱之金匱。恐小人竊而弄之。

上篇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故天有五賊。見之者昌。

太公曰。其一賊命。其次賊物。其次賊時。其次賊功。其次賊神。賊命以一消。天下用之以味。賊物以一急。天下用之以利。賊時以一信。天下用之以反。賊功以一恩。天下用之以怨。賊神以一驗。天下用之以小。大鬼谷子曰。天之五賊。莫若賊神。此大而彼小。以小而取大。天地莫之能神。而況于人乎。筮曰。黃帝得賊命之機。白日上昇。殷周得賊神之驗。以小滅大。管仲得賊時之信。九合諸侯。范蠡得賊物之急。而霸南越。張良得賊功之恩。而敗強楚。

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宇宙在乎手。萬物生乎身。

太公曰。聖人謂之五賊。天下謂之五德。人食五味而生。食五味而死。無有怨而棄之者也。心之所味也。亦然。鬼谷子曰。賊命可以長生。不死。黃帝以少女精烝感之時。物亦然。且經冬之草。覆之而不死。蠶之即見傷。草木植性。尚猶如此。況人萬物之靈。其機則少女以時。廣成子曰。以爲積火焚五毒。五毒即五味。五味盡可以長生也。筮曰。人因五味而生。五味而死。五味各有所主。順之則相生。逆之則相勝。久之則積烝薰。人腐五臟。殆至滅亡。後人所以不能終其天年者。以其生生之厚矣。是以至道淡然。胎息无味。神仙之術百數。其要在抱一守中。少女之術百數。其要在還精採烝。金丹之術百數。其要在神水華池。治國之術百數。其要在清淨自化。用兵之術百數。其要在奇正權謀。此五事者。卷之藏于心。隱于神。施之彌于天。給于地。宇宙瞬息。可在人之手。萬物榮枯。可生人之身。黃帝得之。先固三宮。後治萬國。鼎成而馭龍上昇於天也。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地之道。以定人也。

亮曰。以爲立天定人。其在于五賊。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

范曰。昔伊尹佐殷。發天殺之機。克夏之命。盡而事應之。故有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太公曰。不耕三年。大旱。不斃十年。地壞。殺人過萬。大風暴起。亮曰。按楚殺漢兵數萬。大風杳冥。晝晦。有若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變定基。

良曰。從此一信而萬信生。故爲萬變定基矣。峯曰。大荒大亂。兵水旱蝗。是天殺機也。虞舜陶甄。夏禹拯骸。殷繫夏臺。周囚羸里。漢祖亭長。魏武乞丐。俱非王者之位。乘天殺之機也。起陸而帝。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權臣擅威。百姓思亂。人殺機也。成湯放桀。周武伐紂。項籍斬嬴嬰。魏廢劉協。是乘人殺之機也。覆貴爲賤。反賤爲貴。有若天地反覆。天人之機合發。成敗之理宜然。萬變千化。聖人因之而定基業也。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良曰。聖人見其巧拙。彼此不利者。其計在心。彼此利者。聖哲英雄道焉。況用兵之務哉。峯曰。中慾不出。謂之啓。外邪不入。謂之閉。內啓是其機也。難知如陰。不動如山。巧拙之性。使人無間而得窺也。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太公曰。三要者。耳目口也。耳可鑿而塞。目可穿而眩。口可利而訥。與師動衆。萬夫莫議其奇。在三者或

可動或可靜之。筌曰：兩葉掩目，不見泰山；雙豆塞耳，不聞雷霆；一椒掠舌，不能立言；九竅皆邪，不足以察機變。其在三者，神心志也。機動未朕，神以隨之；機兆將成，心以圖之；機發事行，志以斷之。其機動也，與陽同其波；五嶽不能鎮其兩，四瀆不能界其維。其機靜也，與陰同其德。智士不能運其榮，深聞不能察其謀。天地不能奪其時，而況於人乎。

火生於木，禍發必尅。奸生於國，時動必消。知之修煉，謂之聖人。

筌曰：火生於木，火發而木焚；奸生於國，奸成而國滅。木中藏火，火始於無形；國中藏奸，奸始於無象。非至聖不能修身鍊行，使奸火之不發。夫國有無軍之兵，無災之禍矣。以箕子逃而縛襄牧，商容囚而塞叔哭。

中篇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良曰：機出乎心，如天之生；如天之殺，則生者自謂得其生，死者自謂得其死。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

鬼谷子曰：三盜者，彼此不覺知，但謂之神明。此三者，況車馬金帛，棄之可以傾河填海；移山覆地，非命而動，然後應之。筌曰：天地與萬物生成，盜萬物以衰老；萬物與人之服御，盜人以驕奢。人與萬物之上器，盜萬物以毀敗，皆自然而往，三盜各得其宜，三才遞安其任。

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鬼谷子曰：不欲令後代人君廣斂珍寶，委積金帛，若能棄之，雖傾河填海，未足難也。食者所以治百骸，失其時而生百骸，動者所以安萬物，失其機而傷萬物。故曰：時之至間不容瞬息，先之則太過，後之則不及。是以賢者守時，不肖者守命也。

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

筌曰：人皆有聖人，不貴聖人之愚。既觀其聖，又察其愚，復觀其聖。故書曰：專用聰明，則事不成。專用晦昧，則事皆悖。一明一晦，衆之所載。伊尹、酒保、太公屠牛、管仲作革，百里奚賣粥，當衰亂之時，人皆謂之不神。及乎逢成湯，遭文王，遇齊桓，值秦穆，道濟生靈，功格宇宙，人皆謂之至神。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鬼谷子曰：後代伏思之，則明天地不足貴，而況于人乎。筌曰：一歲三百六十五日，日之有數，月次十二，以積閏，大小餘分有定，皆稟精炁，自有不爲聖功神明而生。聖功神明亦稟精炁，自有不爲日月而生。是故成不貴乎天地，敗不怨乎陰陽。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諸葛亮曰：夫子太公，豈不賢于孫吳韓白，所以君子小人異之。四子之勇，至於殺身，固不得其主，而見殺矣。筌曰：季主凌夷天下，莫見凌夷之機，而莫能知凌夷之源。霸王開國之機，而莫能知開國之機，而

莫能知開國之源。君子得其機。應天順人。乃固其躬。小人得其機。煩兵黷武。乃輕其命。易曰。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機其神乎。機者易見而難知。見近知遠。

下篇

瞽者善聽。聵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

尹曰。思之精。所以盡其微。良曰。後代伏思之。耳目之利。絕其一源。筌曰。人之耳目皆分子心。而竟于神。心分則機不精。神竟則機不微。是以師曠薰目而聰耳。離朱漆耳而明目。任一源之利。而反用師于心。舉事發機。十全成也。退思三反。經晝歷夜。思而後行。舉事發機。萬全成也。太公曰。目動而心應之。見可則行。見否則止。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於目。

筌曰。爲天下機者。莫近乎心目。心能發目。目能見機。秦始皇東遊會稽。項羽目見其機。心生于物。謂項良曰。彼可取而代之。晉師畢至於淮。澠苻堅目見其機。心死于物。謂苻融曰。彼勍敵也。胡爲少耶。則知生死之心在乎物。成敗之機見於目焉。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良曰。熙熙哉。太公曰。誠懼致禍。筌曰。天心無恩。萬物有心。歸恩於天。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是以施而不求其報。生而不有其功。及至迅雷烈風。威遠而懼邇。萬物蠢然。

而懷懼。天無威而懼萬物。萬物有懼而歸威于天。聖人行賞也無恩於有功。行伐也無威于有罪。故賞罰自立于上。威恩自行于下也。

至樂性餘。至靜性廉。

良曰。夫機在於是也。筌曰。樂則奢餘。靜則貞廉。性餘則神濁。性廉則神清。神者智之泉。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府。智公則心平。人莫鑒于流水而鑒于澄水。以其清且平。神清意平。乃能形物之情。夫聖人者。不淫于至樂。不安于至靜。能棲神靜樂之間。謂之守中。如此施利不能誘。聲色不能蕩。辯士不能說。智者不能動。勇者不能懼。見禍于重開之外。慮患于杳冥之內。天且不違。而況于兵之詭道者哉。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尹曰。治極微。良曰。其機善。雖不令天下而行之。天下所不能知。天下所不能違。筌曰。天道曲成萬物。而不遺。椿菌鵬鷗。巨細脩短。各得其所。至私也。雲行雨施。雷電霜霓。生殺之均。至公也。聖人則天法地。養萬民。察勞苦。至私也。行正令。施法象。至公也。孫武曰。視卒如愛子。可以俱死。視卒如嬰兒。可與之赴深溪。愛而不能令。譬若驕子。是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

禽之制在炁。

太公曰。豈以小大而相制哉。尹曰。炁者天之機。筌曰。玄龜食鱗。鷓隼擊鵠。黃腰啖虎。飛鼠斷猿。蝮蛇嚼魚。狼狽啣鶴。餘甘柔金。河車服之。无窮化玉。雄黃變鐵。有不灰之木。浮水之石。夫禽獸木石。得其炁尙。

能以小制大。況英雄得其炁而不能淨寰海而御宇宙也。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于害。害生于恩。

太公曰。損己者物愛之。厚己者物薄之。筌曰。謀生者必先死而後生。習死者必先生而後死。鬪冠子曰。不死不生。不斷不成。孫武曰。投之死地而後生。致之亡地而後存。吳起曰。兵戰之場。立屍之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恩者害之源。害者恩之源。吳樹恩于越而害生。周立害于殷而恩生。死之與生也。恩之與害。相反糾纏也。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太公曰。觀鳥獸之時。察萬物之變。筌曰。景星見。黃龍下。翔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揚波。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相錯。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愚人以此天地文理爲理。亂之機。文思安。光被四表。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六府三事。无相奪倫。百穀用成。兆民用康。昏主邪臣。法令不一。重賦苛政。上下相蒙。懿戚貴臣。驕奢淫縱。酣酒嗜音。峻宇雕牆。百姓流亡。思亂怨上。我以此時物文理爲理。亂之機也。

人以愚虞聖。我以不愚虞聖。人以奇期聖。我以不奇期聖。

筌曰。賢哲之心。深妙難測。由巢之跡。人或窺之。至于應變无方。自機轉而不窮之智。人豈虞之。以跡度心。乃爲愚者也。

故曰。沉水入火。自取滅亡。

良曰。理人自死。理軍亡兵。无死則无不死。无生則無不生。故知乎死生。國家安寧。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

尹曰。靜之至。不知所以生。

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

良曰。天地之道浸微。推而勝之。

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

良曰。陰陽相推激。至於變化在於目。

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

良曰。大人見之爲自然。英哲見之爲制。愚者見之爲化。尹曰。知自然之道。萬物不能違。故利而行之。

至靜之道。律曆所不能契。

良曰。觀鳥獸之時。察萬物之變。鳥獸至淨。律曆所不能契。從而機之。

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

良曰。六癸爲天藏。可以伏藏也。

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亮曰。奇器者。聖智也。天垂象。聖人則之。推甲子。晝八卦。考著龜。稽律曆。則鬼神之情。陰陽之理。昭著乎象。无不盡矣。亮曰。八卦之象。申而用之。六十甲子。轉而用之。神出鬼入。萬明一矣。良曰。萬生萬象者。心也。合藏陰陽之術。日月之數。昭昭乎在人心矣。廣成子曰。甲子合陽九之數也。卦象出師衆之法。出師以律。動合鬼神。順天應時。而用鬼神之道也。

右陰符經三篇。自漢書藝文志道家兵書俱不載。隋志始載有太心陰符鉛錄一卷。周書陰符九卷。而不言經。唐志乃有集注陰符經一卷。爲太公、范蠡、鬼谷子、張良、諸葛亮、李淳風、李筌、李治、李密、李銳、陽晟十一家注。又有驪山母傳陰符元義一卷。注云：筌於嵩山虎口巖石壁得黃帝陰符本。題云：魏道士寇謙之傳諸名山。筌至驪山。老母傳其說。黃山谷云：陰符出於李筌。熟讀其文。知非黃帝書也。蓋難以兵家語。又妄說太公、范蠡、鬼谷、張良、諸葛亮訓注。尤可笑。惜不經柳子厚一摺擊也。謾按史記：蘇秦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索隱引戰國策。謂得太公陰符之謀。則陰符是太公兵法。以爲黃帝書。固糅。但如山谷謂出李筌。恐亦未然。此書宗旨與大易、老子同歸。而易言龍戰于野。其血元黃。老言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亦奇險語。安得以書中天發殺機。龍蛇起陸。天地萬物之盜等語。遂目爲詭誕不經乎。先秦古書。類多後人依托。安得一舉而摺擊之乎。通考道家兵書。亦復削而不載。固矣哉。汝上王謨識。